

江边渔火

刘德润 著



江 边 渔 火

刘德润 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146,000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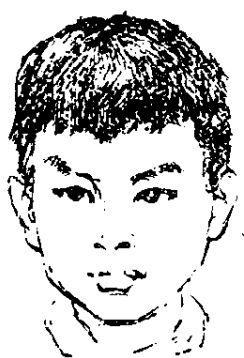
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3,030册

书号：R10091·852 定价：0.68元

目 次

一、冰封雪锁·····	(1)
二、埋在心底的仇恨·····	(20)
三、上钩的七星鱼·····	(37)
四、智斗渔霸·····	(49)
五、夜下鲤鱼汀·····	(68)
六、县城枪声·····	(82)
七、乌云笼罩江天·····	(103)
八、种公羊的秘密·····	(124)
九、暗夜出奔·····	(144)
十、难中亲人·····	(161)
十一、归舟似箭·····	(186)
十二、剿匪队长·····	(203)
十三、火光惑敌·····	(220)
十四、特殊任务·····	(235)
十五、获取敌情·····	(249)
十六、横江飞渡·····	(268)
十七、夜袭匪帮·····	(289)
十八、黎 明·····	(311)



于春來



茉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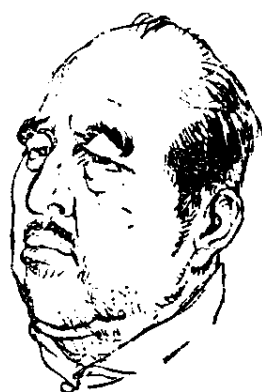
于長庚



剿匪队长老郭



辛祿大伯



傅占鰲(漁霸)



傅三(狗腿子)



一枝花(漁霸小老婆)





一、 冰封雪锁

这是一个使松花江两岸的渔家孩子难以忘怀的岁月。那是一九四三年的寒风凛冽的冬天。

塞北的松花江，曲折蜿蜒地铺展在吉北草原上。时近旧历腊八，北国的天气骤变，从西伯利亚——蒙古沙漠袭来的狂风，席卷漫天黄沙和蓬松的蒿草，怪声怪气地呼啸着，向松花江猛烈地扑来，搅得天昏地暗。气温骤然下降，天气嘎巴嘎巴的

冷。从高空悬下来的鹅毛大雪，飘落在大江中、草丛里、树林间、房屋上……

太阳偶尔从云缝里露出脸来，房屋上的雪水象蜡油般点点滴滴地流淌，屋檐下挂起了越来越粗的一串串冰溜子。那宽阔秀丽的松花江两岸，变成了白皑皑、银苍苍的冰川雪海。在冰封雪锁的松花江畔，那些勤劳、勇敢的渔家孩子们，在日伪反动统治者的铁蹄下，和他们的父母一样，过着苦难的生活！

位临松花江下游南岸的桃花村，住着几百户穷苦渔家。他们除了饱尝这狂风大雪的侵袭之外，还经受着另一种人间的灾难——江防队穿着镶白边的青色官服，象一条条大青狗似的在村子里窜来窜去。还有身穿马褂和狐袍大氅的汉奸渔霸，唆使狗腿子在村道上巡回打锣，发出一声声撕裂人心般的吆喝：“交船租、网租啰——”“迟交者加倍罚款——”“抗租不交者拿官治罪——”。

桃花村的渔家孩子们听了收租催债的声声呼喊和铮铮喧响的锣声，都钻出自己家的柴门，三、五一伙聚集在一块儿。他们见收租人在村街上通过时，就撒欢似地抛起雪团团儿。刹时，弄得烟雪纷

飞，泼撒得收租人满身满脸。

在孩子群里，有个穿灰白色更生布衣裳的少年，头上戴顶破皮帽子，耳扇子的绒毛掉得光溜溜。他那张黑红的脸颊冒着热气，两只滚圆明亮的大眼睛挺有神气，嘴唇厚敦敦的，脸形方正饱满，看去鼓鼻子鼓脸。他脚上穿着一双用大人靽鞢改做的“蹉蹉牛”，跑起来轻便敏捷。这时，他还将手里攥着的一个雪团儿，猛地向收租人的背后抛出去，雪团儿在空中散开，一团雪雾飘到收租人的头顶上。孩子们见了，发出哈哈的笑声。然后，他们叽叽喳喳象群噪雀似的，齐呼啦地跑散了。

刚才抛雪团儿的孩子，叫春来。他是捕鱼把式于长庚的儿子。现在，他嘴里哼着渔歌，向座落在江畔的一所低矮的房屋走来。这所房屋在村子东头，正是松花江甩湾的地方。

于春来的脸上泛着嬉戏收租人的喜悦，进了院子。他伸手从屋檐下摘下鸟笼子，把它悬挂在院中一棵桃树的枝丫上。他侧棱着耳朵，斜睨着大眼睛听了一会儿酥雀儿叫，欢心地笑了。接着，他取过两只水桶，用一根榆木扁担挑着，快步走出柳条篱笆围成的小院子。

不大一会儿，他担回一挑水，进屋倒进水缸里。放好扁担和水桶，又转身跑出去抱柴禾。

春来抱着柴禾进了屋里，他的妈妈——于二嫂急忙迎上去接过柴禾，放在灶门跟前。于二嫂咳嗽起来，脸上憋得煞白。春来望着妈妈蜡黄清瘦的脸，忧心地说：“妈，你咳嗽病又犯了，快上炕歇会儿吧！我上江湾打几只苇荏子鸟，烧糊了冲水喝，给你压压咳嗽。”

于二嫂放下柴禾，直起腰来，拿抹布擦了擦那双瘦骨嶙峋的手。她望着儿子，疼爱地说：“春来，今天是腊月二十三，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都留家里过小年了；咱家不管咋穷，也要有个年节，今天你就别去抓雀了。”

春来眨眨两只大眼睛，思索一会儿妈妈说的话，点点头说：“妈！那我去大箔口，把爸爸找回来，一起过个小年。”他往屋外望了望，外面已经飘起了雪花，又说：“这冷天在冰上打网，非冻个好歹儿的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咣当一声，寒风把门刮开，一股雪粒子鼓进屋里。

“哥哥，我也跟你去！”春来刚要出门，屋里炕头上传来小妹妹春花的叫声：“到亮口去看冰炒大鲤

鱼。”春来随手把屋门关上，急忙转身跑进屋，用手摸着小妹妹的前额。春花的前头发烫，她正在发烧，感冒很重。春来望着瘦弱的妹妹，安慰说：“好妹妹，外面正下大雪呢，你去了会冻坏的。等你的病好了，哥哥再领你去。”

“不，我要去，去看爸爸……”春花执拗地说。

春来望着妹妹虚弱的样子，禁不住眼圈红了。他飞身跑出屋外，把鸟笼子从树枝上摘下来，拎着跑回屋里，递到妹妹跟前说：“春花，这几只酥雀儿给你玩。等你病好了，我再带你到柳树林里，用滚笼子再滚几只好看的鸟儿。”

春花闪动着两只大眼睛，盯视着笼子里的酥雀儿，高兴地笑了。春来给她掩了掩破被边儿。然后，他从烟筐箩里抓了两把旱烟沫儿，放进烟荷包里。随即转身从墙角抓起了一个酒瓶子，揣进贴身的衣兜。他记得这瓶酒是辛碌大伯送给爸爸治寒腿的，爸爸一直没舍得喝。今天，他要给爸爸带去。

春来抽身钻出低矮的小屋，几步跨出篱笆院墙的小门，双脚象安了轱辘，身子轻快地象飞一样向前跑去。

他顺大堤飞跑。倏然，“啖……啖……”几只苇荏子鸟在耳边掠过，一直飞向苇荡深处，春来睁大眼睛向斜刺里望去，只见一只小鸟在一丛苇草下边直劲打扑噜，象被打伤了翅膀，它飞不起来了。春来好奇地跑了过去，一边跑着，一边抖动着两只胳膊，嘴里还不断“嗷——嗷——”的呼叫着。他猛地一跃，顺着明亮的冰面打个滑溜儿，箭似地射到那丛苇草跟前，伸手逮住了小鸟。这是一只苇荏子鸟，鸟身上没有受伤，大半是因天冷冻麻爪了。春来小心翼翼地把它揣进怀里暖着，又飞步跨上大堤，朝着江北跑去。

春来刚来到江边的一个渡口，见一伙小孩子围在一块儿吵吵嚷嚷，就象雀儿叨架似的。他凑上前去一看，原来是渔霸傅占鳌的老根子——小胖头，用手揪住一个小女孩的后袄襟，嘴里连珠炮似地叫着：“穷丫头蛋子，谁叫你去我家的鱼亮子？那里的大鱼丢了咋办？你赶快滚回去！滚回去！”

小女孩气红了脸，嘴里咕哝着：“我去看淌鱼，你还管得着？”

“管得着！……”小胖头仍然攥紧小姑娘的袄襟不放，蛮横地叫道：“你跟我说，今后再不和春来

那穷种玩了，我就放你走。”

小姑娘名叫茉莉，是春来家的老邻居王婶的女儿。他们两家几代人一块儿扛活打网，孩子们从小就在一块儿抓鱼、捞虾、挖野菜、采菱角和鸡头米……春来和茉莉差一岁，在一块儿相处得挺要好，总是和和气气。这会儿春来见茉莉挨欺侮，又听小胖头骂他穷种，还不叫茉莉和他一块玩，气得嘴角直哆嗦，双眼瞪得又大又亮。他瞥下小伙伴们，见张大叔家的小儿子三喜子站在一旁气得直鼓腮帮，双手捏紧了拳头，只是敢怒不敢言。春来见此情景心里直门儿翻个儿，噌地跨上一步，气愤地大声喝道：“小胖头！有理讲理，不准你欺侮茉莉！”他说完这句话，小朋友都把头转过来看着他，他从这些眼光中得到了支持，胆子更壮了：“快撒开手！若不给你点厉害的！”小胖头鼓了鼓双眼，轻蔑地乜斜一下，仍攥住茉莉棉袄的后襟不撒手。春来见小胖头根本没理茬儿，嗖地蹿上前去猛地抓住小胖头的手腕子，小胖头疼得一咧嘴儿。春来就势用力拧个劲儿，小胖头“啊呀——”叫了一声。他觉得手腕子麻酥酥的疼。哭丧着脸紧翻白眼根子。他着实有点心虚，可那嘴巴却挺强硬，怒目圆瞪地大声喊：“茉

莉他妈是我家雇的老妈子，要打要骂由着我！你穷打鱼的家伙，别他妈狗抓耗子……”说着又用劲抓紧茉莉后衣襟猛地一撕，“嘎吱——”一声响，衣襟撕裂开一抻长的大口子，茉莉转回头一看，心疼得“哇——”一声哭起来。三喜子气愤地叫着：“让小胖头给赔衣裳！谁叫你这么豪横？”其他几个孩子也说着打抱不平的话。可小胖头得意忘形地叫号：“我包（刨）你们皮膝大鼓，叮叮咚咚过年午……”说完还洋洋自得地笑起来。

春来心里象开了锅，一股热浪直顶脑门子，噌地跨上一步，一把将小胖头揪过来，又猛力往后一搯。小胖头闪身打个趔趄摔倒了。实实惠惠躺在雪窝里，撒泼打滚地哭闹起来。他身上新穿的小棉袍、脚上黑亮的皮靴都糊满了冰雪和泥土。还有那头顶上戴的红疙疸青缎绒帽子也摔出老远。他只顾满地打滚，浑身上下象个雪蛋蛋。小喜子心眼来的快，编着顺口溜道：“雪蛋蛋，滚的妙，能哭能爬又能叫！老鹰飞来抓瞎眼，灰狼跑来拖腿捞！……”说完大声呼喊：“嗷嘶……老鹰来了，嗷嘶……”观阵的孩子们也跟着喊叫起来，接着大伙拍手打掌哈哈大笑，互相招呼着向大堤上跑去。

小胖头听着孩子们远去的脚步声，他心里觉着又气又怕，又有点后悔。他怨恨春来，拱起身向雪地里一打量，四野空落落的，心里慌了，便掉旋朝村里跑去。

春来和小朋友们说说笑笑往箔口走着，见茉莉手摸破衣襟直抹眼泪，就劝她说：“茉莉，等一会回到村里，先到我们家把撕开的口子缝上，你妈就不会怪你了。”他边说边伸手从胸前掏出那只苇荏子鸟，这鸟儿贴了一会儿体温，现在苏醒过来，是一只挺漂亮的小鸟儿。春来笑呵呵递到茉莉手上：“给你吧，回家装到你那竹笼子里。这苇荏子鸟叫起来可好听了！”

茉莉见小鸟长得挺秀丽，在睁圆眼睛瞅他，轻轻擦去泪珠“噗哧——”笑了。又乐颠颠地跑几步跟上春来和三喜子。这时，他们欢欢乐乐地向鱼亮子奔去。

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大地上的积雪越铺越厚。当春来和小伙伴来到鱼亮口时，这儿聚集许多大铁车、花轱辘车、还有马爬犁……这些车辆都是从城里赶来运鱼的。冰上的人就更多了，有网户达和帐房先生在这儿监视出网，有打小网子的渔民

在忙着放亮子操鱼，还有贩卖冻鲜鱼的老客在等待装鱼……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，整个大箔口沸腾了。特别是出鱼亮口聚集着熙熙攘攘的人们，把堆起来的鱼山围得紧登登。

孩子们眨着惊奇的眼光来到箔口，见网户达傅占鳌正在这里指手划脚。春来细打量，见傅占鳌戴着进口的挂水獭毛的巴拿马式棉帽子，身穿狐皮貉绒领大氅，脚上穿着大皮靴油光闪亮。手里挥舞着酱紫色文明棍儿，站在出鱼口前佝偻着身子，大叫：

“姓辛的，你是我家守箔的老把式，今天淌的都是小杂鱼，这大箔排下边肯定出了漏子，这放跑的鱼由谁来承担损失？”他那一双淡黄的眉弓下，咧咧着蛤蟆眼，闪动咄咄逼人的凶光。

“傅东家，咱打开鼻子说亮话，两天前我和于长庚一块下水溜的箔排，箔底严实合缝儿，怎么会出漏子？”辛碌在众渔民的前边，有板有眼地说。另一位渔民接上话茬：“东家，从淌出的鱼来看，个子鱼虽说少点儿，可是足斤的有一多半儿，总数量比往年至多不少。”

三喜子和春来手拉手站在冰上，悄然听着，眼睛盯着傅占鳌，一时猜不透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



药。

傅占鳌瞪起两只眼，左手捻着黄胡须，歛动鲇鱼嘴，脸上抖动横肉，大声呵斥：“什么？什么？……”

箔下没漏洞，个子鱼会长膀飞了吗？”他撒目着渔民们：“你们说没漏洞，那得叫‘真儿’了，哪个出来立个字据！”他抖了抖文明棍儿，傅三等几个狗腿子挤上来，手里端着枪威逼着渔民。傅占鳌这般咄咄逼人，一是给打小网子的渔民来个下马威；二是要乘机把鱼运进村，生怕捱到夜里，来人抢鱼。他抻了抻佝偻身板儿，放开破锣似的嗓子高声狂叫：“今天，你们若不肯钻进冰窟窿溜箔，把拦截一冬天的个子鱼放进大江，弄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……那就不能怪我姓傅的不讲情面了！”他眨动两只突爆眼环视一下渔民：“那只好扣下你们全年的工钱！”

大箔上的渔民们一阵骚动，有个还没明白什么景的渔民骂道：“妈的，腰里别个死耗子——硬装猎手！你姓傅的懂个屁！”

傅三在一旁敲边鼓：“大伙先别咋呼！要听清东家的话。这箔底漏了鱼，放亮子的要赔偿损失！”

渔民们吃惊地站在出网口，身子冻得噤噤乱颤，都怀着激愤盯着傅霸江。有个中年渔民嘀咕：

“这家伙什么屎都屙，依仗他有个洋爸爸！”持枪的打手逼在渔民近前，如不马上溜箔是不会放他们回村的。

春来用胳膊肘顶下呆板的茉莉和三喜子，气愤地骂道：“狗渔霸，真他妈黄皮子掉牙——神老了！”说完探出头往大箔口细看，见爸爸从人群往前挤了挤，对辛碌的耳边说了几句话，辛碌点点头，又和身旁的渔民兄弟说了几句话。刹时，渔民们交头接耳、纷纷议论起来。春来爸爸于长庚自语道：“这是硬逼老寡妇出门啊！”他对傅占鳌的鬼主意，心里明镜似的。姓傅的嫌出网的个子鱼少，借口说箔下有洞放跑了鱼，以此来怪罪护箔看亮子的穷渔民。实际是有意刁难渔民，找茬克扣渔民一年挣的工钱。这是傅占鳌向渔民榨取血汗钱的一个新花招儿。

于长庚站在渔民中间，望着迷濛的天空、无边的风雪，深沉的思虑着。他今年四十多岁，已经给网户达打了二十多年小网子，吃尽了苦头。他凭着一身硬梆梆的骨架，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，经年摔打在这条浩瀚的大江上。论水性在沿江一带是百里挑一。又因他为人忠厚老诚、见义勇为，所以在沿江渔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。这时，春来见爸爸闪动炯炯有神的目光，挺起宽厚的胸脯，声音豁亮地说：“嘿嘿，大家仔细看看，这满湖水快放断流了，就是还有点个子鱼，钻冰窟窿溜箔能溜出鱼来吗？”